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编

金瓶梅研究

第十一辑

金瓶梅研究

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专辑

第十一辑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金瓶梅》作者是荀子的好学生

——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辞

..... 黄 霖(1)

作者与版本研究

吴晓铃先生藏抄本《金瓶梅》在版本史上的意义

..... 王汝梅 吴 华(5)

从谢在杭《金瓶梅跋》说起 张惠英(9)

关于《金瓶梅词话》校勘的方法论问题 杨国玉(33)

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研究《金瓶梅》版本与作者

..... 叶桂桐(54)

思想与艺术研究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周钩韬(63)

《金瓶梅词话》中的男性身体

——以西门庆为中心的考察 徐志平(72)

《金瓶梅》的淑世意识 李志宏(92)

《金瓶梅》的女性形象与日常书写：以庞春梅为例

..... 黄锦珠(117)

圣地后的媚魅二影

——从荀子的“人性本恶”到兰陵笑笑生的“人性纵恶”

..... 焦子栋(138)

论《金瓶梅》偷情故事的时空叙事 史小军(161)

论《金瓶梅词话》对明世宗的嘲讽和批判

..... 霍冕 霍现俊(171)

信而不迷与迷而且信

——从《金瓶梅》看暴发户与神 冯子礼(182)

论《金瓶梅》多维叙事视域设置的功能性特征 曾庆雨(194)

“互文性”视野下的《金瓶梅》及相关问题 李桂奎(203)

明代奇书《金瓶梅》与其朝鲜影响作品《折花奇谈》比较

研究 柳秀旼(226)

用“本体论”赏析《金瓶梅词话》与《李氏文集》 方保营(247)

戴着脚镣舞出旷世经典的灵动与精彩

——关于当下《金瓶梅》影视创意的深度思考

..... 谭楚子(270)

翻译与语言研究

对外文化工程与《金瓶梅》英译本的评价问题

- 论英、美两大译本与汉籍外译史的编纂 洪 涛(291)
《金瓶梅》的“合气”与“儿”该怎么读? 孟昭连(311)

文化与民俗研究

- 论《金瓶梅》宗教描写的文学功能 王 平(321)
从《金瓶梅》看明代宗教信仰的世俗化 齐慧源(341)
服饰——《金瓶梅》人物的相关资讯视窗 杜明德(358)
浅谈《金瓶梅》中的茶 田乐峰(381)
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 孙 超(393)
安居才能乐业
——《金瓶梅》中的置业思想与置业行为 黄 强(414)

《金瓶梅》与兰陵

兰陵奇书

- 金学研究笑笑生之谜 穆振昂(429)
《金瓶梅》与兰陵孙氏家族 孙晋泰 黄明福(436)
《金瓶梅》与兰陵孙氏家族 孙晋玺(446)

金瓶梅研究

谈《金瓶梅》作者的籍贯及其他 宋庆力 张朝栋(451)

《金瓶梅》作者之我见

——传说与档案的印证 王玉玖(464)

《金瓶梅》根在山东兰陵 刘明才(475)

金学史研究

21世纪以来的金学简论 吴 敢(487)

近十余年来《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

..... 王 昊(505)

《金瓶梅》作者是荀子的好学生

——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
学术讨论会开幕辞

黄 霖

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今天在这里顺利召开,首先要感谢兰陵县的领导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安排,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学术讨论的平台,让我们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我特别欣赏兰陵县的领导不是急功近利地来支持《金瓶梅》的研究,而是从发掘与弘扬地方文化、承传祖国的优秀文化精神的角度来举办这次会议,为推进《金瓶梅》的研究办了一件实事。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同时也要感谢与会朋友们的支持,在较短时间内拿出了有质量的论文,提高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准。

《金瓶梅》的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开过好多次了,不过真正在“兰陵”开,还是第一次。“兰陵”这个地方,对于《金瓶梅》研究者所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词话本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说了本书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当然,我们有的学者认为这篇序是后人加上去的,也有人认为这个“兰陵”可能是指“南兰陵”,这些都可以通过材料的实证来进一步讨论,在没有充分

的、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要匆忙下结论。但不管怎样,《金瓶梅》作者或者序作者欣欣子,与兰陵之间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或者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感情或思想上的联系吧,否则怎么会在“笑笑生”之前特别要加上一个“兰陵”呢。

我想,兰陵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最出名的就是:一个是“兰陵令”,一个就是“兰陵美酒”。“兰陵美酒”在《金瓶梅》里没有直接提到,提得最多的是金华酒,但荀子与《金瓶梅》还是大有关系的。前不久参观过这里的荀子纪念堂,里面列举了许多受荀子影响的大人物,但恰恰没有写上荀子最好的一个后学——笑笑生。在我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将荀子的“性恶说”阐发得最深刻、最生动的莫过于《金瓶梅》。《金瓶梅》就是一朵“恶之花”,它将人性中的自私、丑恶的一面加以尽情的暴露。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向往真、善、美的作家,就应该直面人性的恶,有责任直率地把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集中起来加以表现,让读者的灵魂在这个典型化的世界面前受到震惊,去否定这个“恶”的世界,去寻求另一个美好的天地。《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能真正把握住了“性恶说”的精髓与价值所在,暴露人性中的假、恶、丑的同时,将人们引向真、善、美。当然,从当时的《金瓶梅》作者或序作者来看,不可能在思想上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今天看来,至少在客观上看,兰陵令与《金瓶梅》之间是血脉相连的,《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荀子的好学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在这一点上,将《金瓶梅》的学术讨论会放在兰陵这个地方召开,是特别有意义的。

最后,再一次对兰陵县承办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会议圆满成功!



作者与版本研究

吴晓铃先生藏抄本《金瓶梅》 在版本史上的意义

王汝梅 吴 华

吴晓铃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四函四十册，二十卷一百回，是一部书品阔大的乌丝栏大字抄本，抄者为抄本刻制了四方边栏，行间夹线和书口标“金瓶梅”的木板。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吴晓铃先生鉴定为：“从字体风格看，应属乾隆前期。”此部抄本字体风格与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相近，二十四卷抄本《聊斋》抄写于乾隆十五年（1750）至三十年（1765）。两种抄本字体严谨工整，都是精抄本。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后，张竹坡评点本《金瓶梅》与满文译本《金瓶梅》流传。《金瓶梅》明刊本崇祯本已较稀见，出现了乾隆年间的以《金瓶梅》崇祯本为底本的抄本。

在崇祯本各版本的异文处，此本多与北大藏本相同，但也有个别地方与北大藏本不同。

第十回“好个温克性儿”，吴藏抄本与其他崇祯本同，均同词话本。“克”读音 kēi，与“恳”意相近，“温恳”即温柔、亲切。张评本改作“温存性儿”。

“走来毛廝里净手”，天图本、北大本、内阁本、张评本同，词话本作“毛厕”，是。

第十三回“李瓶姐墙头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同北大本。

王孝慈藏本图题“李瓶姐隔墙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词话本作“李瓶姐隔墙密约”，崇祯本“隔墙”作“墙头”。

第十五回第三叶 A 面：“四下围列诸门买卖”，吴藏抄本、天图本、内阁本、张评本均作“诸门”，同词话本。北大本作“诸般”（与词话本不同，据此推测，王孝慈藏本此处应作“诸门”。北大本翻刻天图本时作了改动。据此一例看，张评本以天图为底本）。

“蹴鞠齐眉”，崇祯诸刊本，吴藏抄本、张评本同。词话本作“蹴鞠齐云”，“齐云”为毬社名，是。

“两个唱的董娇儿、韩金钏儿”，天图本、内阁本、词话本同。北大本误作“金训”。

第二十回回目“痴子弟争风毁花院”，北大本、天图本、王孝慈藏本图题“争风”作“争锋”。

第二十六回回首“诗曰”，与北大同。内阁本、首图本第二十六至三十回回首诗题词题刻印格式与北大本同，其他回则无“诗曰”“词曰”。由此可知内阁本翻刻北大本之痕迹。

第二十一回回目前有卷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五”，同北大本。

第三十九回“河中漂过一个大鲜桃来”，天图本、北大本作“大鱗桃”。

第四十一回回目前无卷题，漏抄卷题。

第四十三回回目“争宠爱金莲惹气”，同天图本、北大本、王孝慈藏本图题“争宠爱金莲斗气”。

第四十六回起，抄手换人，字迹与前不同。

第五十一回回目前有卷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一”，同天图本、北大本。

第五十二回“敬济便叫妇人进去瞧蘑菇”，同天图本、北大

本,张评本“蘑菇”改作“蘑菇”。

第五十六回回目前卷题“金瓶梅卷之十二”,可知吴藏抄本卷题不统一。第六十一回回前卷题“金瓶梅卷之十三”,抄手将卷题简缩。第七十一回回目前缺卷题。

第七十六回回目前卷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五”,天图本、北大本、内阁本“批评”作“批点”。

从“温克性儿”“诸门买卖”等词语与词话本同,可知崇祯本保留有词话本基因。从卷题、回首诗曰、词曰、“浣沙溪”等,可知吴藏抄本与北大本一致,大约可判定吴藏抄本以北大藏本为底本抄写。

张竹坡评本刊印在康熙年间,张评本在清代广为流传,此时,词话本与崇祯本稀见,社会上视为珍品,才有乾隆年间吴藏抄本(属崇祯本系统)的出现。吴藏抄本在《金瓶梅》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有了解清代前期馆阁体书法艺术的价值,值得加以珍视。

此部抄本删性描写文字 11 970 字,对男女性交的文字删去。抄者的观念认为性交的行为不雅,这比晚明文人的性观念为落后。《金瓶梅》崇祯本第二十八回眉评:“分明秽语,阅来但见其风骚,不见其秽。”视《金瓶梅》为世情书,而不是“淫书”。张竹坡有专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与人物性格刻画联系,与探索人性联系。从性文化史角度看,《金瓶梅》性描写是晚明市民阶层男女人物性行为的形象报告,对性文化史、性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参照意义。兰陵笑笑生不但是一位语言大师,还是一位古典性学大师。性描写文字是《金瓶梅》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者的独特贡献。为了帮助读者全面阅读,从整体上把握研究《金瓶梅》的形象体系,本书把抄本删节的文字按回目序列排印附录于卷末。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经国家新闻出版署(88)602号文件批准,由齐鲁书社于1989年6月出版,并只是“专业对口,控制发行”,吴晓铃先生给会校工作以指导与支持,慷慨提供珍藏的《金瓶梅》崇祯本抄本,同意复印后作为重要的会校本之一种。会校工作完成之后,吴藏抄本复印件保存至今,如能影印出版,是对吴晓铃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藉以缅怀吴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重要贡献和对《金瓶梅》整理校点的指导与支持。

作者简介:王汝梅,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金瓶梅》研究室主任。

吴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大学学院国际比较学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

从谢在杭《金瓶梅跋》说起

张惠英

一、引　　言

首先,我要为今年四月刚去世的著名汉学家、“金学”研究的一位奠基人、我的进修导师韩南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记得1995年,正是韩南教授任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期满即将卸任,就在10月27—29日,回国工作的原哈佛—燕京学社学者在南京大学“知行楼”,举行第一届中美文化交流会。我在会上发表《〈金瓶梅〉研究的中美交流——谈我和“金学”研究》一文,作为向导师提交的一篇作业。十九年来,我已经远离“金学”,今年有幸参加盛会,愿以本文为恩师西去捻香祈福。

温故而知新。吴晗的史学考证及韩南关于《金瓶梅》版本及抄本流传过程的考证,他们两人一中一西,一前一后;一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一从抄本流传的角度,殊途同归,吴晗证明《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是明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韩南考证抄本出现在1595—1596年。这是我们研究“金学”的出发点和大方向。

我很高兴读到黄霖2008年的《金瓶梅讲演录》。他开宗明义,第一讲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将桌底下的读物放到大学讲台上”。在国内大学讲台上讲《金瓶梅》,这是一种多大的气魄。确

实,他不但有这气魄,而且也有实力。他从文学研究角度把《金瓶梅》的方方面面,一直到成书、版本、续书、改编等都谈到了。《金瓶梅讲演录》21—22页提出,“作者可能就是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和“壬辰”年(1592)有关,最后说“《金瓶梅词话》当开笔万历于二十年前后”,也就是1592年前后。而且,对书中一些敏感问题如淫、欲之类谈得非常深刻非常透彻,难能可贵。把一本背负淫书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被贬压五百年之久的作品堂堂皇皇地抬出来,显示了《金瓶梅》姓“金”的本色。黄霖先生不愧是“金学”研究的大功臣。

二、谢氏《金瓶梅跋》的启示

(一) 谢氏《金瓶梅跋》为谁而写?

我在《〈金瓶梅〉研究中交流》中说到,自己幸运的是,在我无意间贸然闯入“金学”领域之时,除了吴晗、韩南的奠基之作外,又发现了新的史料,这就是马泰来在日本尊经阁文库看到的谢在杭的《金瓶梅跋》。十九年后再度涉及“金学”,我再度感到幸运,原来,谢氏《金瓶梅跋》国内也有,江西省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就有(陈庆元先生短信告知,又见200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小草斋集》江中柱“点校说明”)。这是今日所见最早的由同时代人撰写的署有真名实姓的《金瓶梅》跋文。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习惯是,只有亲朋至友才为之写序写跋,因此谢氏写跋这一点,是探索《金瓶梅》作者的最重要的一个线索,这就是所谓顺藤摸瓜。

“金学”研究的同仁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术讨论的传统,我也愿意重温。

徐朔方先生1985年3月《〈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

末尾说道：

黄霖同志和我都有志于解开《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之谜。我们看法不同而目标相同，我相信通过我们和更多的中外学者的交换意见，也许有可能使问题逐渐趋于明朗。不管谁是谁非，或者我们的看法都被新的论证所否定，我们也将为这一悬案的最终解决而感到欣慰。^①

黄霖先生同年9月回答徐朔方先生：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之谜，诚如徐先生所说的，我们看法不同而目标相同。在和徐先生的讨论中，我得到了不少教益和启示。我十分愿意继续得到徐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指教，为进一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看法，为这一悬案的最终解决而努力。^②

徐先生和黄霖先生的讨论态度让人感动，黄霖把同意他的和质疑他的几篇文章都附录进书中，为大家进一步讨论提供方便，仁人之心天地照鉴。我想重温一下他们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还是有益的。

我曾蠡测，《金瓶梅》匿名作者是谢氏的挚友臧晋叔^③。我注意到的谢在杭和臧晋叔关系密切的一个材料，就是臧氏于1596年把王孤云的避暑图赠给谢氏，谢氏《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27页上至下（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载《王孤云避暑图跋》：

世所传避暑图有三，其曰甘泉避暑，则汉武帝事也；曰九成宫避暑，则唐太宗事也。而明皇之幸

① 徐朔方《〈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引自黄霖《金瓶梅考论》，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44页。

③ 见《金瓶梅俚俗难词解》附录七《〈金瓶梅词话〉作者蠡测》。